内地西藏校初中生汉字书写现状及对策初探

常州西藏民族中学 毛丽 2016.07.14

 **一 引言**

汉字教学是语文教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语文学习起到有力的促进作用。依据相关标准，规范、端正、整洁地书写汉字是有效进行书面交流的保证，也是汉字规范化、健康发展的要求。本文所指的汉字规范书写是指学习者书写姿势正确，能按照正确的笔画顺序书写汉字,汉字的笔画和部件正确,结构正确，不用其他字来代替本字,不写繁体字和不规范的简化字。

 从内地西藏校初中生汉字书写的现状来看，汉字书写现状不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学生语文能力的发展。对于西藏生来说，各门学科的学习都是以汉语为基础，各科教材都是汉语写成的教材，因此，汉语学习是各科学习的基础，在实际教学中，我们往往发现，由于学生对语义的不理解，学习数学时弄不清题意，或者在化学、物理科目答题时词不达意。对于西藏学生来说，汉字学习是汉语学习的“瓶颈”，是内地西藏校学生学习汉语的难点，严重制约了汉语素养的发展。探索出适合西藏学生的汉字学习策略，有利于提高西藏学生的汉语学习效果，提升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有助于培养和提高内地西藏校学生的审美能力和汉语言文字运用能力，增强他们对汉文化的热爱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促进藏汉文化的融合，提高藏族学生对祖国文化的认同，促进藏汉民族间的团结友好关系的发展。

 **二 内地西藏校初中学生汉字书写现状及原因分析**

 从多年来对内地西藏校初中生汉字书写的观察、分析和访谈中，我们发现：大部分学生汉字书写习惯较差，不能按照正确的笔顺流畅地书写汉字，书写速度慢、效率低。汉字字义理解不清，导致语文理解、表达能力低下。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笔划、笔顺不清，部件分解不清，比如“出”这个字分成两个“山”来书写，“包”这个字的中间部分的“巳”这个部件会先写一个“口”字，再写“”，“传”的右半边分成“土”和“”两部分来书写。笔顺是笔画产生、字形固定之后，人们在长期写字的过程中为适应生理特点和结构类型的要求而约定俗成、总结出来的一套笔画安排经验。[[1]](#endnote-1)混乱的笔顺势必会降低书写效率；（2）字体间架结构错误，如“落”字写成左右结构，“潇”写成上下结构；（3）添笔、漏笔，如“燕”字的上部写成“艹”，“琴”的下部写成“令”，“茅”的下部少写“丿”，“柳”字少写一“丿”；（4）部件讹误，如“染”字右上角的“九”写成“丸”，“凄”的偏旁写成“氵”，“姨”的右边写成“”；（5）用同音字替代本字，如“迫近”写成“迫尽”，“蜡炬成灰泪始干”写成“腊炬成灰泪使干”，“狼藉”写成“狼籍”，“凌驾”误写成“凌架”，“辩论”写作“辨论”，“本领”写作“本铃”。（以上所举案例均出自学生作业和课堂观察学生所得）那么，这些书写问题是由于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第一，学习态度、学习基础:学生普遍反映，在小学阶段对汉字学习不重视，汉字笔顺、笔划学习不牢固，因此，大多数汉字的笔划、笔顺记忆不清，只能凭着记忆和习惯来书写，造成书写不科学、不流畅，书写速度慢，字形差。

 第二，藏语的负迁移：藏语是拼音文字，汉字是意音文字，受学生的母语藏语的影响，学生习惯于只关注读音而忽略意义，大量的同音字是汉字独有的现象，学生往往想到了某个词语，就直接从记忆中的同音字中搜索出一个来书写，并不关注这个汉字的意义。此外，藏语作为一种拼音文字，是在一维空间纵向展开，汉字则不同，是在二维空间呈方块状展开，习惯了一维结构的藏族学生往往从心理上忽略了汉字的二维结构，从而造成间架结构不准确。

 第三，汉字构字的方法不理解:从文字学上来看，汉字结构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是笔画，第二层级是部件，第三层级是整字。其中，汉字部件是一个重要的层级，能化零为整，增强汉字的直观性。在实际学习中，学生往往忽略了汉字部件这个层级，把汉字分解成琐碎的笔画，从而造成记忆不清，产生讹误。此外，从汉字的构成和演变来看，汉字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种构字方式，大多数汉字构字有一定的含义，不理解汉字的构字意义，明显降低了汉字学习的效率。

 **三 内地西藏校初中学生汉字书写的有效对策**

 内地西藏校初中语文学习不同于其他汉族学生的语文学习，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从汉字教学上来看，其他初中学校的汉字教学大多在小学完成，几乎不占用语文教学时间。对于西藏校来说，不能像其他普通初中学校那样一放了之，应当进行系统的、有目的的汉字教学，同时也要考虑到初中生的学习特点和教学时间的限制。根据元认知策略，结合汉字学、汉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的相关理论，我们探索出以下教学策略：

 第一，利用元认知策略，引导学生主动关注汉字特点，减少负迁移。元认知，从字面上来看，元认知意为“对思维的思考”，指的是人类所独有的从一种心理分离的角度对思维过程进行反思的能力。[[2]](#endnote-2)从汉藏、英汉对比的层面，引导学生主动进行藏汉对比，减少藏语、英语对汉语学习的负迁移作用。例如，汉字不同于藏文、英文一维排列的特点，汉字是在二维空间展开的，因此，学习者要关注汉字部件之间的空间联系，关注整体的汉字间架结构。再比如，汉字是意音文字，学生的母语藏语是拼音文字，汉字的每个符号是音义结合体而藏语的每个字母只有读音，没有意义。对汉字这一特点的不了解是造成大量同音别字的原因，若能利用元认知策略，引导主动进行藏汉对比，则能最大程度地减少母语对汉字学习的负迁移作用。如“萧”和“箫”，“蓬”和“篷”，“籍”和“藉”这几组汉字读音相同，字形相似，学生往往会把它们混淆，差别只在于一个部件，在教学中，如何让学生正确区分？在教学中应当提醒学生主动关注这些汉字的部件与字义之间的关联:“萧”本义是“艾蒿”，在现代汉语中的组词“萧瑟”“萧飒”往往也与“草木”有关，所以是“艹”部，“箫”是一种竹制的乐器，是“竹”字头。“蓬”是“蓬草”，“篷”一般是竹子制成，部件与字义密切相关。“藉”是“草杂乱”，“籍”是“典籍”，古代典籍都是由竹简写成。在汉字教学中有意识地提醒学生关注汉字的特点，提醒学生关注字义与字形的联系，能有效的提高汉字教学的效果。学生能有意识地审视、反思自己的汉字学习过程，便能避免把“蜡炬”写成“腊炬”，“本领”写成“本铃”。“墓”“暮”“慕”“幕”这一组形近同音汉字也很容易引起混淆，是由“莫”这个部件加上“土”“日”“”“巾”这些标示不同意义的部件构成的形近字，学生在学习中若能注意到“土”“日”“”“巾”这四个部件标明这四个字的字义和“土地”“太阳”“心”“布”等含义有关，则能很轻松地区分这组汉字，提高学习效果。

 第二，从字源学的视角，挖掘汉字部件的意义，避免死记硬背，实行有意义的汉字教学。汉字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从字源学的角度来看，几乎每个汉字部件都有其意义来源，挖掘其意义来源，给部件赋予含义，便能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有些古代汉字的部件逐渐演变成不同的部件，我们把它称作同源部件，有些古汉字中不同的部件在逐渐演变的过程中变成了相同部件，我们称之为同形部件。这两类部件的含义与字形的关系都不那么直接，甚至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我们在教学中要删繁就简，追根溯源。以“恭”“暴”这两个字为例，这两个字的下半部分非常相似，往往会引起混淆，“恭”的下半部分“”学生往往弄不清什么含义，除了会与“氺”混淆之外，还会添笔、漏笔。因此，我们提醒学生“”是“心”这个部件的变体，为了书写方便，向右的弯钩变成了竖钩，“恭”是一种内心的感受，其含义与“心”有关，而“氺”这一部件则是“水”的变体，“暴”中的“日”代表“太阳”，“共”表示“双手举物”，“氺”代表往下流动的“水”，了解这些之后，学习者就不会把“”“氺”两个部件混淆，造成错字。在作业中，我发现学生经常会把“初”字的左边写成“礻”，我想，这还是要从部件的含义上来找根源。我把“礻”“衤”作为一对非常容易混淆的部件同时比较教学，我提醒学生这样记忆：“礻”是“示”的变体，“示”的本义是“祭祀”，所以凡是“礻”旁的汉字多与“祭祀”有关，如“福”“祀”“祈”“祷”“祝”等字，“衤”是“衣”的变体，所以“衤”旁的汉字多与衣服等穿着之类的有关，如“被”“补”“裙”“袖”“衫”“衬”“裤”“袜”“袍”“袄”等，这样学生就能通过一个部件记住一组汉字，“初”的本义是“用刀裁衣是制衣之初”，所以是“衤”旁而不是“礻”旁，与意义关联起来，把原本学生心目中毫无意义、枯燥无味的笔划组合变成有意义的部件，能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取得很好的效果。同形部件的演变过程比较纯粹，如“雨”“鼠”“鹿”“伞”“丝”等，都是模拟物体形状造出来的象形字，可以提示学生注意这些字形与所标示的物体之间的联系。除了有意义的教学，还可以利用形声字的特点，将一批汉字合并教学，有利于提高汉字学习的效果。加强形近汉字之间的对比也能提高教学效果。

此外，我们还可以开展汉字知识讲座，弘扬汉字文化，解密汉字中饱含的文化密码，激发学生思考和探索的乐趣，提高汉字教学的直观性和趣味性。开展多样化的活动，如汉字书写大赛、书法作品展示等方式激发学习者的兴趣。将汉字学习纳入学习者的综合评价，研究合适的汉字教学评价，激励学习者，提高学习兴趣。由于汉字笔顺教学耗时长，初中语文学习时间有限，目前还没有切实的解决策略，要从基础教育阶段加强汉字笔顺的教学。

参考文献：

[1]戴庆厦主编.第二语言（汉语）教学概论[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9.

[2]戴汝潜.汉字教与学[M].青岛：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

[3][美]大卫·迪邵夫.元认知改变大脑的顽固思维[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

 [4]沙宗元.文字学术语规范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

[5] 罗芳. 西藏农牧区小学汉语教学研究[D]. 华中师范大学,2011.

[6] 林秀艳. 西藏中小学汉语教学的理论与实践研究[D]. 中央民族大学,2010.

[7] 毛丽. 基于形源关系的汉字部件及其教学问题研究[D]. 安徽大学,2011.

1. 沙宗元.文字学术语规范研究[M].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198）. [↑](#endnote-ref-1)
2. [美]大卫·迪邵夫.元认知改变大脑的顽固思维[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4（186）. [↑](#endnote-ref-2)